

一、操场一”。随着清朝的迅速灭亡，光绪时的中式威远台和西式海防、江防炮台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载于《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1期，第53页



“飞将军”陈庆云为虎门要塞增强抗战实力

陈庆云（1897—1981），字天游，香山（中山）县南溪乡人，于1917年美国寇狄斯飞行学校毕业，回国后北伐时任北伐军飞机队副队长，率飞机12架参战。后任南京军委会航空委员会主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兼教育长。抗战爆发后，他改任空军募款委员会主任委员。赴美国发动华侨捐资购买飞机，支持祖国抗战。

在1930年的一天里，一位陪伴着孙中山的秘书林直勉等民国要人登上时属虎门要塞管辖的广州东郊的蟹山炮台，在这个曾于陈济棠叛变时向孙中山开炮的地方主持了纪念孙中山的会议，并决定将这个炮台建成纪念公园，“追惟孙公蒙难之坚贞及其大无畏之精神，足以永存不朽。因辟斯台为公园”（见广州东郊蟹山公园中胡汉民手书的《先大总统孙公蒙难碑》）。这个将军就是民国初年在航空界叱咤风云的“飞将军”陈庆云。

作为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的“飞将军”，可能很少人知道陈庆云在1929年1月至1931年7月曾担任过当时华南最大的海防要塞虎门要塞的司令。这两年主持海防要塞的经历在他的军政生涯中可谓一个短暂的插曲，时人也颇有微词。比如他的后任，1932年至1936年起任虎门要塞司令的李洁之在30年后的1961年回忆说：“（1929年）陈（庆云）到任后，首先把要塞司令部的组织加大扩充，光是参谋、副官、参议、咨议就增加到一百多人。他们大部分都是不学无术之徒，对要塞建设更谈不上。其次是成立了相当于一个团的守备部队，把它的势力伸到番禺、东莞、增城、宝安四县去。一面向这些地方抽大烟（鸦片）、赌保护费；一面利用接近香港的深圳、南头大干走私漏税的勾当……但对于炮兵的生活，则没丝毫的改变，更不

用说对要塞的守战工具有什么修理补充了！”^①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前清遗留下来的老旧军事要塞在抗战初期曾出人意料地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在虎门海口将当时的太平洋霸主日本海军打得丢盔弃甲、满地找牙。那么问题来了，由于民国初年虎门要塞曾是一片颓废，它何时开始重振昔日的军威？雁过留声、草蛇灰线，历史不会无痕。一份档案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档案是第一现场的实时记录，相比以今视昔的个人晚年回忆，价值也许更高。现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的《整顿虎门长洲要塞计划之意见》《整顿虎门要塞之意见》，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循不囿于一家之言的原则，今天应该结合档案重新审视飞将军在虎门要塞司令任上的工作，以澄清波诡云谲的历史真相。

《整顿虎门长洲要塞计划之意见》《整顿虎门要塞之意见》是铅字打印，共5页，页码相连。封面除有民国中央参本部档案收藏印章、毛笔题写的文件名字外，还有“附图四张；参本部、257—16等数字”。按笔迹，封面上的毛笔字应是参本部档案室工作人员立档时所写，不计附件共约3000字。从整体上看，分为虎门长洲要塞地位、现状和整顿意见三部分。直接涉及陈庆云的有：

各炮保存尚好，其机件亦全，故炮皆能施放。粤中迭经变乱，各炮之炮闩及机件多有遗失。自陈司令庆云任事以来，凡广州兵工厂之能配者皆就而配制之，否则至香港配制。故各炮皆全，未有不能施放者。

弹药通合分配故有炮皆有弹药。昔年各炮附属之弹药多寡不均，甚至有无一者。陈司令庆云乃就各炮之口径、种类，综合其弹药之总数，按炮类分若干，以其所余者统藏诸库。各炮台之通路皆宽而平，路质亦坚，能胜一野战炮车之通过。

^①虎门文史：第1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03-104.



官长多为学校出身者。士兵皆先经一次学校教育，然后用之。故无老幼、世袭及副业式（屯田式）之弊。今中国要塞之大弊在于官非尽学校出身，兵皆由世袭、屯田式者之子弟而来。故官视要塞为其优游之所，兵视要塞为其副生计之地，而其生计之本据反在于农工。陈司令庆云有鉴于此，爰设一学校式之训练所，调各台士兵之优秀而年壮者与新兵各半，一同教育，毕业之后重新分配于各台。此等士兵不得兼营农工。如是者数次，而世袭及副业式士兵已可望根绝。

防备队现有二团尚拟扩至三团。各要塞之防备队皆形薄弱，甚至无一兵者，故镇江要塞有被匪占领之事。虎门要塞因陈司令庆云坚决之主张，惨淡经营现始成立二团。现已着手造林。树林为要塞所最不可缺之物。青岛要塞遍地皆树，尤以今日航空侦察之时代为然。何则炮位一经敌确知，毁之则甚易。虎门本多古木，前为不肖者盗卖以去，今始着手栽植云。

显然，这是一份陈庆云自述业绩的材料。记载了陈庆云在任期内大刀阔斧地对要塞进行的全面整顿。众所周知，在民国初年粤中迭经变乱的情况下，虎门要塞这样的大型军事基地已经由于长期失去妥善管理，陷于几乎废弃的状态，甚至各炮之炮闩及机件都多有遗失。从档案中可知，陈庆云出任要塞司令后大力维修火炮，凡广州兵工厂之能配者皆就而配制之，不行就到香港配制。所以各炮配件皆全，都能打响。大炮的弹药调剂有序，有炮皆有弹药。同时他也十分注重炮台及相关配套设施的维修和保护，比如经过维修保养，各炮台之间道路皆宽而平，路质坚固，可保证野战炮车的通过。他在要塞中还开办学校，调各台优秀的青壮年士兵与新兵入校学习，毕业之后重新分配于各炮台，使其成为真正的职业军人。在他的严格要求下，这时虎门要塞中的各级军官多数已是学校出身的职业军官……他的努力改变了民国初期以来要塞国防设施管理混乱、军心涣散、战斗力低迷的状态，恢复了海防要塞的基本功能，为不久后的抗日战争打下了战备基础。历史考证最讲究的是“孤证不立”，如无他证，焉

知这份档案“水分”几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另一份档案——1930年代初应邀考察虎门要塞的德国军事专家达尔马的《考察广东要塞报告书》^①证明了上述报告所言不虚。比如达尔马在这份报告中说他在虎门要塞看到“所有炮械，大概系从前两期购办，已经四五十年之久，多半陈旧……至各炮之保存状态，俱臻良好。弹药就余所考察者大致亦尚整齐备……其保存方法，实优越于扬子江其他各要塞之上……士兵训练程度亦颇可观，此盖由于不时举行射击演习之故”。

以历史的观点来看，正是在陈庆云和其继任的李洁之、陈策等虎门要塞司令持续的努力下，虎门要塞才能够摆脱民国初年的困境，在抗战初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阻强敌于海口之外近两年，并彻底粉碎日军由水路攻占广州的企图。军事常识告诉我们，这些前清买来的大炮如果没有长期持续的保养维护、军事要塞没有长期的建设管理是绝不可能在抗战时还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虎门抗战的功劳簿上不能没有陈庆云。

载于《中山日报》2015年5月16日

^①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2371.

虎门1937

有一场日本不愿提起的战斗，那就是1937年9月14日虎门海战：中国两艘军舰依托虎门要塞打退日本5艘军舰的进攻，重挫了日本海军的嚣张气焰。这是一场自甲午海战以后中日两国海军唯一一次海战。关于这场战斗经过和细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曾于1932年至1936年任虎门要塞司令的李洁之在《虎门要塞史略》中说：“1937年秋，日寇兵舰在珠江口进扰，余汉谋命要塞和广东海军司令黄文田组织七八只兵舰去进击日寇兵舰。当时日寇发现我海军出动，即以巡洋舰一只，驱逐舰三只，由伶仃洋来袭击我海军兵舰和要塞。被我击沉了它的驱逐舰一只，其他日舰即行逃去。”胡应球的《“海周”舰对日作战经过》一文，与李洁之的记忆相去甚远：“1937年8月某日，（日军）当晚就派出三艘战斗舰等乘夜潜伏在虎门外舢舨洲的后面。我们每天平明前按惯例巡逻，‘海周’舰领先，

‘肇和’舰跟后，从大虎出发向大角炮台航进，然后左转至沙角炮台，再又左转至威远炮台，最后返回大虎。那一天由大角向左转的当儿，忽闻万炮齐发集中射来，我们还弄不清是日舰，只得用唯一的头炮向对方还击，幸而‘海周’舰一直是一级备战，每天24小时炮弹上膛，炮手都有卧在炮下待战。可是开战不久，被击中三炮，一炮中机舱，一炮中后舱，以至舵链中断，战舰不由自主地依惯性向外冲去（虎门要塞和‘肇和’舰上人人都以为我舰勇敢地冲出去），最后一炮打中驾驶室，死六人，伤多人。

‘肇和’舰由于舰长贪生怕死，萎缩不敢抵抗，虎门要塞虽积极发炮支援‘海周’舰，但这些炮是清末设置的，仍用过时的火药包，陈济棠举办过一次国防公债以更新虎门要塞的火药包，但到抗战时已太落后了，当时战